

世界名家小說

茵 夢 湖

“Immensee”

德國 Storm 著

1923



今朝呀，只有今朝  
我还是這麼窮窮：  
明朝呀，呀，明朝  
萬事都要休了！  
只此一刻兒  
你倒是我的所有；  
死時候呀，死時候  
我只合獨葬荒丘！

（見三五）

一九二四。

竹洲誌

## 原作者小傳

施篤謨氏 (Theodor Storm) 德之雪婁斯維州 (Schleswig) 虎汝謨 (Husum) 市人，生於一八一七年。一八四二年爲律師。時該州尙屬丹麥，施之親德，爲當局所不容，遂於一八五三年出仕普魯士。凡流寓卜支丹 (Potsdam) 及海立西斯他脫 (Heiligstadt) 十年，其所作『故鄉』(„Die Heimatstadt“) 憶雪州也。迨雪州歸德後，以一八六四年重返故里，時年已四十有八。一八八八年終於鄉。其所作詩，長於抒情，自成一家；所作小說，流麗翼摯，莫不一往情深，茵夢湖一作尤膾炙人口云。 譯者誌

## 六版改版的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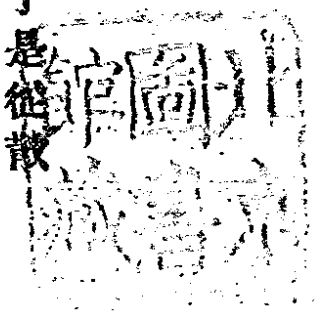
這本小小的譯書，不覺也就要六版了。時隔兩年，自己把來重讀一遍，覺得譯語的不適當，譯筆的欠條暢的地方殊屬不少。我便費了滿天的工夫重新校改了一遍，另行改版問世。不周之處，或者仍有不免，只好待諸日後再行訂正了。

十二年八月二十三日 郭沫若

# 茵夢湖

## 老人

一日晚秋薄暮，一老人衣冠楚楚，徐徐走下城市。他似乎是從散步回來，因為他一雙古式革靴已經布滿了塵漬。一枝金頭手杖挾在肘下。兩眼作暗黑色，彷彿還留着那全盤消逝了的少年時代，雪白的鬚毛却與之呈異樣的對照。他平靜地把兩隻黑眼環顧周圍或俯瞰着前面的斜陽光中的城市。——他幾乎好像個外鄉人，因為過路的人，大都為他的眼神所懾，雖說不得不注目他，但是招呼他的人却很少。他後來在一所高屋子門前站定，再把下面的城市展望了一回，便推門進去了。門鈴一響，面着大門的一扇窺窗上的綠色窗帷捲開，露出一個老嫗底面孔。那老人將手杖招了一下。口中微微操着南方語音，說了一聲：「還沒上火！」主婦又將窗帷放下了。老人進了門，走過一間中堂



堂中壁次有些白木的大龕，陳設着磁瓶；又走過對面的門，纔走進一處小小的中庭，從此處有一道狹隘的階梯引到後面的樓房。他緩緩地步上樓梯，推開一扇門，跨進一間不大不小的屋子裏去了。屋中幽靜；半壁幾爲書廚擱架所佈滿，對面懸着幾幅人物山水畫軸；翠帷棹面上，擺着幾冊開了卷的書，棹前一把朱紅天鵝絨綳的大靠椅。——老人將帽杖放在屋角，隨身坐靠椅上，拱着手，好像在養神。——他這麼坐着的時候，天色已漸漸暗下來了；一縷月光從玻璃窗射到壁上的畫軸，光之一抹緩緩地在壁上移動，他一雙眼睛不知不覺地也就跟隨着牠。這縷月光移到一幅質素的黑框中裝定着的肖像上來了。『以麗沙白』老人低低地叫了一聲；他叫出了這一聲的時候，時代一變：他回到少年時代去了。

## 兩小

立刻有一個少女底笑容走向他來。她名叫麗沙白，有五歲的光景，他自己是比她大一倍。她項上佩着一顆紅綾結子；美麗地襯出她的一雙碧眼。

她叫道：「來印哈德！學校裏放了假呀，放了假呀！今天一天沒有課，明天也沒有。」

來印哈德忙將已經挾着的石板放在門後，兩個孩子便從屋子裏跑進花園，又從花園門，跑向草地上去。這兩天夢想不到的放假在他們兩人心裏來得真是快活。來印哈德在這草地上借着麗沙白底摺助已經造下一間小小的草屋子，他們在夏天的晚上想在裏面住的；只是沒有樣坐。他現在立刻便動起工來；釘，鎚，和需要的木板均已齊備了。這時候以麗沙白却沿着一帶短牆走去，採些野葵底環狀果實攪在圍腰裏，還拿來穿成頸環；來印哈德把釘子敲灣了好幾個，居然做成了他的板樣，

又走到屋外的陽光裏來的時候，她已遠遠地走到草地那一頭去了。

「以麗沙白！」他叫，「以麗沙白！」她便轉來了，她的鬚髮飛着。

他說：「來呀，我們的房子造好了。你正跑得熱了，進來罷，我們在新橈子上坐咱。我講些故事給你聽。」

兩人便走進屋子，坐在那新橈子上。以麗沙白把她的小環從腰帷

內取出，穿起長長的鍊子來；來印哈德起手講故事了：「古時候有三位紡織姑娘——」

「啊，」以麗沙白說，「你又來；這個故事我已經背得了。」

來印哈德沒法，祇得將這「三位紡織姑娘」底故事攔起，想出那個可憐的人，被丟在獅子洞裏的故事來代替。便開口道：「有一天夜裏你知道嗎？真是黑洞洞的，獅子都睡下了。只是還時時在打呵欠，捲出那紅的舌頭；那人便駭得抖起來，以為是天要亮了。忽然他頭上現出一道明光，他抬頭看時，一位天使立在他的面前。那天使用手招他，



立刻便鑽進巖裏面去了。」

以麗沙白注意聽着，「一位天使？」她說了：「那麼有翅膀麼？」  
「只不過這樣講罷了。」來印哈德答應了；「那兒會有天使來！」  
「哦，呸，來印哈德！」她說了便緊覷着來印哈德。他也板着個  
面孔瞧着她，她懷疑着問他道：「爲甚麼他們常常都講有呢？我的媽  
媽，你的媽媽，學校裏的先生，不是都講有嗎？」

來印哈德答道：「那我可不曉得。」

「依你講那獅子也是沒有的嗎？」以麗沙白說了。

「獅子？獅子沒有？印度多呢；那兒拜菩薩的人，都教獅子拉  
車，在沙地上跑。我大了，我自家要往那兒去玩一玩。那兒纔叫好，  
比我們這兒好得幾千倍；簡直沒有冬天。你是定要同我一塊兒去的，  
你去麼？」

「去罷，但是媽媽也要同去，你的媽媽也要同去。」

「不，她們太老了，不能同去。」

「我獨自個不得手去。」

「那時你可以得手去了；那時你自會是我的女人，旁的人不能管你的。」

「只怕媽媽會哭。」

「我們是要再回來的呀，」來印哈德很聲地說了；「你簡切地說罷，你到底願去不願去？不願去呢，我便一個人去，去了，再不回來。」

小女兒幾乎哭了起來，說道：「別要做那麼個兇像，我願意同到印度去呀。」

來印哈德便歡天喜地地握着她的兩手，把她拉向草地上來。『到印度去，到印度去！』口裏唱着，便同女孩兒兩人牽成圈兒跳着，跳得她頂上的紅綾結子一上一下地飛着。可是不多一會他忽然撒了手，正色說道：「但是不會成功；你沒有膽量。」

——「以麗沙白！來印哈德！」有人在園門口叫。  
「來了！來了！」  
了！」兩個小孩兒應着，手兒牽着手兒跑回屋裏去了。

## 林中

就此兩個小孩兒在一處長大；女的時時受委屈，男的時時逞強，但是他們兩人總是常相追隨着；學校一放假便一塊兒享樂；冷天便在母親們房裏，熱天便在林子裏和草地上面。——有一次以麗沙白在來印哈德面前被先生譴責了。來印哈德便把他的石板憤憤地在棹上拌擲，想把先生的怒氣移到他自己。只是並沒人睬他。來印哈德却再沒心思去聽先生所講的地理了，倒反轉做出一首長詩來；詩中把自己比作一隻雛鷹，先生比作一隻老鴉，以麗沙白比作一隻白鴿；雛鷹發下一誓，一待羽翼長成了，便要報老鴉底仇。眼淚充滿了少年詩人的兩眼；他自己覺得是很激昂的。待回家後，便尋出一張小小的羊皮紙和些白紙來，釘成一冊；在開卷第一頁上便專心地抄下那出世的第一首詩。——轉瞬來印哈德改入他校；在此交識得若干年歲相仿的新友，但是他與以麗沙白底交情是不因此而受妨害的。他現在纔把平日向以麗沙白講了又講

的故事中揀取她最愛聽的幾個抄起在紙上來；抄的時候，原想把自己的心理屢添些進去；但是他不知道是甚麼原故，總不能成功。所以只得就所聽來的源源本本地抄寫出來。寫好後把來送給以麗沙白，她便小心翼翼地藏進書箱底抽屜裏面；晚間每每就在來印哈德面前讀這些故事給她母親聽的時候，能使來印哈德得着一種婉妙的快感。

過了七年。來印哈德要出門去受高等教育。以麗沙白不曾想過會有一時要全然沒有來印哈德在她面前的。一天來印哈德向她說，他依舊要替她抄寫故事；他要把來封在給他母親的信裏寄送給她；她也定要給他寫回信，說明那些故事如何如何地使她滿意；她聽了，也就歡喜過來。出門的日子漸漸近了；那冊羊皮簿上底詩居然也更多了。以麗沙白雖是他這全書和絡絡續續地將近寫滿半冊的大部分詩歌底誘因，但是只有這冊書是不曾給她看過的。

正在六月裏，來印哈德要在第二天出門。大家想弄在一塊兒盡歡

一天。便組織一個遠遊會，到近處的某所森林中去暢遊。從他們鑽裏到林邊約末有數小時路程，便乘馬車去；一到林邊便攜着些饅匣，下車步行。先要過一座樅樹林子，林子裏面冷岑幽暗，地上到處都散滿針葉。走了半個鐘頭纔出了樅蔭，到了一座清新的樺林；此處一切都是明媚碧綠；時時有一線日光從濃葉枝頭漏下；一隻鼯鼠在樹頂上從一枝跳過他枝。——走到一所空地，古木之冠掩蓋成一個透明的穹窿屋頂衆人便住了脚。以麗沙白底母親打開一隻匣子來；一位老人向着這司食的人宣言反抗。『大家都圍着我來；年青的孩子們！』他叫了出來，『我向你們所說的話，要好生留意。今早你們每人只能得兩塊乾麵包做早餐；乳油沒有帶來；下麵包的菜要你們自己去找。這林子裏面莓子生得很多，可是這是替能夠找尋着的人說的。沒中用的人只好乾嚼麵包，人生一世隨處都是這樣的。你們懂得我的話了嗎？』

『好啊，懂得了！』青年們叫了出來。

「好，注意罷，」老人又說，「話還沒有說完。我們老年人已經飽嘗過世味了；應該留在家裏，是說，留在這兒茂林底下，剝番薯，起火，準備餐事，到了十二點鐘，連蛋也可望煮好了。你們要把你們的莓子給一半與我們作報酬，我們好把來做食後的點心。你們隨便走西走東地去罷，總要光明磊落。」

青年們表示出種種偷巧的面像。老人又叫道，「慢着！這個想來是不消說得的，找不到的人自可不必分出；但是也不要從我們老人手裏得些甚麼，你們要明明白白地刻在你們耳朵裏。今天你們算是得了一番好教訓；你們更能得到莓子的時候，那你們今天已可算是人生底成功者。」

青年們都表示贊成，三三兩兩地便分頭進行去了。

「來！以麗沙白！」來印哈德說了，「我曉得莓子的地方，你不会嚼乾麵包。」

以麗沙白便把麥草帽子底綠纓結好，掛在肘上。說道，「去罷，籃子已弄好了。」

兩人便向林中走去，漸走漸深，林影陰濕幽邃，萬籟俱寂，只有聞聲而不見影的飛鷹在兩人頭上的空中呼叫。再進便要通過一叢稠密的荆棘，稠密非常，來印哈德乃不能不前行，折枝攀藤以開闢路徑。不刻他便聽得以麗沙白在後面叫他的名字。他回轉身來。「來印哈德！」她在叫，「等一下呀，來印哈德！」——他看不出她來；後來纔看見她在不十分遠的地方和荆棘戰鬪；她窈窕的頭兒僅僅在羊齒底枝頭上浮動。他纔又折轉身來，把她從雜草和灌木的混亂當中引到一塊開曠的地面上去，那兒有青色的蝴蝶在岑寂的野花間飛舞。來印哈德替她把那染了汗的頭髮從那熱騰騰的臉兒上分開；又要替她把草帽戴上，她却不願意；但是他又央求她，她纔勉強聽從了。

「你請的莓子究竟在那兒呢？」她隨後問了一聲，那時她停了步，



行了一次深的呼吸。

「先前是在這兒的，」他說了，「但是蝦蟆們先下了手，或許是黃鼠狼，或許是山中魔怪。」

「哇；不錯。葉子都還留着在呢；可是這兒你別說鬼怪。走罷，我還不十分倦；再去找找看。」

一條小溪在他們之前，溪之彼岸又是樹林子。來印哈德擁以麗沙白過溪。好一會走出樹蔭又到一處開朗的空地。「這兒定有莓子呢，」小姑娘說了，「這麼好的香氣。」

他們在這日光照着的空地中尋着走，可終沒見一個。來印哈德便道：「不是，只是野草底香氣。」

覆盆子和荆棘四處縱橫，野草淺深相間布滿地皮，一段濃厚的草香充滿空際。「這兒很冷靜的，」以麗沙白說了，「他們可在那兒呢？」

來印哈德却毫無歸意。「等等罷：風從那兒來的？」說着便伸手

向空中去探風。可是却沒有些兒風影。

以麗沙白道：『別作聲！我好像聽見他們在講話。向那面叫一聲看！』

來印哈德便把兩手攏住口喊道：『這兒來呀！……來呀！』一聲回呀。

『他們答應了！』以麗沙白說着便連連拍手。

『不是，甚麼也沒有，是回響呢。』

以麗沙白握住來印哈德底手，說道：『我怕。』

『別怕，』來印哈德說了，『沒有可怕的事情。這個地方底風景

好。你在那兒草裏的陰涼地上歇罷。我們息一會兒便會找到他們。』

以麗沙白坐在一株樹陰底下，向四面諦聽；來印哈德稍隔數步，踞在一株斫伐了的樹樁上，默默地望着她。太陽正停在他們頭上，午熱如燒；小小的青蠅兒閃着金光在空中鼓翅；兩人周圍有種低微的嗡嗡聲

營的聲音，又時時聽着樹林深處有啄木鳥底剝啄聲和山鳥底怪鳴。

以麗沙白說道：「聽罷，在響。」

「那兒？」來印哈德問了一聲。

「在我們背後。你沒聽見？是午炮呢。」

「那麼城市便在我們背後了，我們打從這個方向一直去，定可以會着他們。」

他們便踏尋歸路，把找莓子底事情放棄了，因為以麗沙白乏了的緣故。後來從林樹中漏出同伴的笑聲；不久他們又看見了一張白布在地。上閃光。那便是食面，上面堆積如山如巒的莓子。老紳士把方白巾扣在鈕孔上，一面和青年們補講出他的道話，一面熱心地切着燒肉。

「兩個失了路的人回來了！」青年們叫了出來，當其他們看見來印哈德和以麗沙白走進林子來的時候。

老紳士叫道：「來！把帕子打開，帽子翻開！找得的東西拿出

來看！」

來印哈德答道：「我找得饑和渴來！」

「此外一點也沒有的時候，」老人答着，一面捧起滿滿的幾盤來眩耀他們，「那麼你們只好捱下饑渴。我的約法你們是知道的；我們沒有東西給遊手好閑的人吃。」

後來老人也被旁人緩了頰，纔開起食來；那時有鶉鷄之音從杜松叢中叫出。

一天也就過去了。——來印哈德却也尋得些東西來，雖然不是莓子但可是也是從林中產出的。到他回到家裏的時候，他在那舊羊皮小冊上寫着：

此處山之涯，

風聲寂無聞；

樹枝低低垂，

陰裏坐伊人。

伊坐茴香中，

伊坐醇芳裏；

青蠅正營營，

空中閃微羽。

森林何寥寂，

伊女何聰明；

覆額金絲髮

上有日光映。

遠聞杜鵑笑，

笑聲澈我心；

伊女眼如金，

森林之女神。

於是她不僅是他的保護物，並且是他伸長着的生涯中一切愛慕，一切驚異的表現了。

## 聖誕節

聖誕節已到了。——來印哈德和幾個同學在市會的地底室（酒場）中圍着一張舊的白木棹子的時候，還是下午。壁上的燈已經點着，因為在這地底室中這時已經黑暗；客却不多，酒保無聊地靠在壁柱上。室中一隅，坐着一位彈四絃琴的琴師和一位彈三絃琴的標緻姑娘，頗有些西哥奈遊女風度，他們把樂器都放在膝上，在那裏出神。

學生一棹上香檳酒瓶開得滿響。一位貴公子然的青年滿斟一杯，擎向那姑娘叫道，「培門地方的姊兒，嗑罷！」

那姑娘也不動身，只說道，「嗑不來。」

「那麼，嗑罷！」那青年隨手把一塊銀錢來，向她膝上丟去。

那姑娘沒精打彩地用手指去整理她的黑髮，琴師便問向她耳語了一回；但是她却把頭扭轉來，把她的頤部靠在三絃上說道：「我不唱給那個人聽。」

來印哈德把杯在手跳起身來，立在她面前。『你要做甚麼？』那姑娘奮奮地問了。

『要着你的眸子。』

『我的眸子干你甚事？』

來印哈德眈眈地瞰着她。『你這兩隻眼兒呀，我曉得在作怪！』

——那姑娘把頰兒靠在一隻手掌上斜視着他。來印哈德把酒杯舉到口邊。『我爲你這雙美而邪的秋波呀！』說着便嗑起酒來。

她笑了，掉過頭來。『給我嗑罷！』說了一聲，那時她一雙漆黑的眼睛緊射在他的眼睛裏面，便把殘酒嗑了。於是她便調好了絃子，吐出深湛而可憐的聲音唱道；

今朝呀，只有今朝

我還是這麼窈窕；

明朝呀，啊，明朝



萬事都要休了！

只這一刻兒

你倒是我的所有；

死時候，啊，死時候

我只合獨葬荒丘！

那琴師彈起急調來要終樂的時候，一位新客走到這團人裏來。

「來印哈德，我要叫你回去，」他說了，「你出來了的時候，你房裏有聖誕節禮物寄了來呢。」

來印哈德道：「禮物？我那裏不會有這些東西再來的了。」

「呢，甚麼！你的房間滿房子都是樅樹香和乾餅香呢。」

來印哈德便放下酒杯，伸手探帽子去。

「你做什麼？」那姑娘問了一聲。

「去去就來的。」

她蹙着額。「別去罷！」低聲地向他說了，又親密地瞧着他。來印哈德沈吟一回。說道：「不行。」

她笑着用足尖蹴了他一下。「去罷！」她說，「你是沒中用，你們大家都是沒中用。」等她側轉了身，來印哈德緩緩地走上階梯去了。

外面的街上黃昏已深：他感覺着清新的朔風在他灼熱的額上。家家窗口都漏出點着燭的長青樹的明影，時時又聽得人家裏面小笛和鑼鼓底聲響又間雜些小兒歡呼聲。一羣小乞兒挨門挨戶地走，或是踏上階段上的欄杆去窺探那屋內禁止人看的美裝盛飾。也有時大門一開，一派詈罵聲將這班小客人從光明的屋裏趕逐到黑暗的街頭來；有幾處從人家門口傳出聖誕節的古歌：那其間和着些清爽的少女聲韻。來印哈德也無心戀聽，他匆匆地掩過一切，從一街走過一街去。待他走到了寓所，天色幾乎已是漆黑了；他踉踉跄跄地走上扶梯，進了他的房裏。迎面一股好香；彷彿如像他母親底聖誕室一般，使他頓起懷鄉之感。

手兒震顫着把燈點燃；一個大包裹在棹上放着，等他打開看時，滾出些棕色的乾餅來，正是列年聖誕節的禮物；有幾塊上面還把他名姓底頭兩字用白糖勾上，這自然是以麗沙白親手做的了。還有一個小包，包着幾件縫得很精巧的襯衣，幾方手帕和幾雙袖口，最後是母親和以麗沙白底信。來印哈德先把以麗沙白底拆開；寫的是：

「這些乾餅是誰個擲助做成的，你看那糖字兒便會了然了；這個人也爲你縫了這幾雙袖口。今年聖誕節我們這兒很冷淡的；每晚一到九點半鐘媽媽便把紡線車兒收拾起來；今年冬天你沒在這兒，真是十分寂寞。並且前禮拜日你給我的那隻紅雀兒又死了；我不知道哭過好幾次，可是我平日倒好好護惜過她來。每天下午日光射到她籠上的時候，她是定要唱起來的；你曉得，我媽媽看她叫得太高聲了的時候，每每要把張布去罩上她，不許她唱。如今呢，我們屋子裏更冷靜了，只有你的舊友奕理虛時時來耍。你向我說過一次，你說他就像他所穿的一件棕

色大衣，他一進門，我定想起你這句話來，真教人好笑；只是你別對我媽媽講，她聽了要犯怒呢。——試猜一猜，我給了什麼與你媽媽作聖誕禮！猜不到罷？便是我自己呀！那奕理虛用黑炭描寫我的像；我爲他坐了三次，每次足足要坐一點鐘。我素來不愛別人把我的像貌死看的，我雖然不肯，媽媽却苦苦勸我；她說，畫出來送給賢惠的那夫人（來印哈德之母），會使她滿心歡喜呢。

「只是你爽約了，來印哈德，你一篇故事也不寄來。我時時向媽媽訴不平；她總說，你如今功課忙，那些孩子事沒閒工夫去做。我只是不信；恐怕別有緣故罷。」

來印哈德再將母親底一封讀了，把兩封信讀完，徐徐摺好，放在一邊的時候，鄉愁別恨不禁一齊擁上心來。他在房中踱來踱去地走了好一回；他低低地吟誦，漸到他自家可以半分聽得出的光景：

他是幾乎迷失路途

尋不着些兒出處；

路邊上站着個女娃

用眼來示他歸路。

於是他走近棹旁，隨手取了些錢，從新又上街去。——那時街上已經更清靜了；聖誕樹已經熄了，小乞兒的蹤跡已沒有了。寒風在這靜悄悄的街面上掃着；老老少少都團團樂樂地坐在屋裏；聖誕夜底第二部已經開始了。——

來印哈德走到酒場近處時，從地下聽出四絃琴底琴聲和那遊女底歌聲；隨後下面的店門一響，一個暗影踉踉蹌蹌地走上那寬闊而薄明的階梯上來。來印哈德避向屋影裏即便忽忽地走過了。沒多時他走進一家明朗的寶石舖裏，購了一個紅珊瑚的小十字架，便轉身由原路回來。離寓所不多遠他看見一個穿得很襤褸的少女站在一家高大的門首，狠命地推那屋門，總推不開。他說道：「我可以搯你一手嗎？」少女

也不答話，只把那沉重的門環放下了。來印哈德已經把門開開了。說道：『別進去罷，他們會把你趕出；你同我來！我可把些聖誕餅給你。』他又將門扯上，牽了這小女郎的手，她只默默地跟着他走到寓所。

他出門的時候不會滅燈。『這是給你的乾餅，』說了便拿了一半放進她的腰帷裏，只有那堆糖字的却一塊也沒給她。『好，你回去罷！也把些給你媽媽吃。』那少女畏畏怯怯地仰視他好像是從來不曾受過這般大恩惠，連一句話也不能答應出。來印哈德開了門，照她出去，她攙着一身餅兒就像隻小鳥兒般飛也似的跑下簷階跑回家去了。

來印哈德將爐火撥了一撥，把灰塵佈滿了的墨水壺放在棹上，坐着便寫，寫了一夜的信給他母親和以麗沙白。剩下的聖誕餅仍然堆在他旁邊莫動；但是他却把以麗沙白手製的袖口套上了，和他白色的毛織衣異常配合。他還是坐着，等到冬日底陽光射到結了冰的玻璃窗片上，

在他對面的鏡中反射出個蒼白色的，嚴肅的面孔來。

## 歸 鄉

已是復活節了，來印哈德束裝回家。到家第二日便去訪以麗沙白。那窈窕娟秀的少女笑迎着他的時候，他說道：「你長得這樣大了！」她紅了臉，莫有答應；他表示歡迎握着她的手時，她微微有退縮的意思。他疑疑惑惑地瞧着她，她先前是沒有這等態度的；現在兩人中間好像有些生疎的感情介在着的一樣。——這種態度終竟沒變，不怕他已住了許久並且天天去看望她。若是祇是兩人在一處時，便相對默然，這種情急使他心痛，他便竭力地想去預防。在這長期休假中想尋愉樂的事情，他便將在大學中前幾月所熱心研究過的植物學來，起首教給以麗沙白聽。以麗沙白是從小順從他慣了的，加以又肯用功，便也勉勉從事。一星期內到田間或野上去採集幾次標本，到正午時分回家，青色的採集囊滿裝着花草，來印哈德還要再留一兩點鐘，和以麗沙白分取他們共同的採集品。



一日午後他也爲這種目的來到以麗沙白底房裏，她正站在窗畔把些鮮嫩的萋藜草塞進一架鍍金的鳥籠裏，這架鳥籠是來印哈德先前不曾見過的。籠中一隻黃雀，拍着翼膀兒咕咕唧唧地從她的指尖啄食。從前來印哈德底雀兒是掛在這兒的。他快活地問道：「可就是我那可憐的紅雀兒死了，變成了這隻黃雀的嗎？」

她母親坐在靠椅上紡着車說道：「紅雀兒那兒會變，這是你的朋友奕理虛今天午刻從他莊子裏送來給她的。」

「從那座莊子？」

「你還不曉得嗎？」

「不曉得什麼呢！」

「奕理虛在一個月前搬到茵夢湖上他父親底第三個莊子裏去了。」

「但是你一句也沒向我講過。」

「唉，你却也沒問過你那朋友一句來。他真是可愛又懂事理的年

青人呢。」

她母親便起身出去作咖啡去了；以麗沙白還是背向着來印哈德，一心經營她的雀籠。她說道：「請你再等一等，我立刻就完的。」——來印哈德不像往日一樣一句話也不回答，她纔轉過身來。在他兩眼中突然有種苦悶底表情，正是她所從未見過的。「你不好麼？來印哈德！她走近他身旁問了。

「我嗎？」他沒精打彩地說了一聲，他的眼睛茫然看到她的眼裏。

「你很像在傷心呢。」

「以麗沙白，」他叫了一聲說道：「我恨這隻黃雀。」

以麗沙白吃驚地望着他，她不懂他的意思，說道：「你真是怪。」他握住她兩手，她也穩穩地讓他握着。過一刻母親又進來了。

咖啡用罷，母親又去紡車；來印哈德和以麗沙白走到間壁的一間屋子裏，去整理標本。先把花蕊數了，葉和花都細細地排列好，一類中

取出兩個例來，挾在一大冊標本簿中使他乾燥。正是日和風暖靜悄悄的午後；只有隣室媽媽底紡車聲在嗚咽，時時又聽見來印哈德沉抑的聲音，他在教植物底名類，時或矯正以麗沙白不慣熟的拉丁文發音。

全部的採集品整理完好後，她纔說道：『鈴蘭總得不到手呢。』

來印哈德便從衣包中取出一冊小小的白羊皮簿子來。『這兒有一朵鈴蘭標本，送給你罷。』說了便揭出那朵半燥了的花來。

以麗沙白看到了那簿子上密密地寫着字句，便問道：『你又在做故事了嗎？』

『這並不是故事。』說了，便將那冊子遞給她。

完全是些詩什，其中大多數至長不過一頁。以麗沙白一頁一頁翻去；她好像祇在看那題目。『她受師責時』『她在林中迷失路途的時候』『復活祭底故事』『初得她信』等等題目差不多都是相彷彿的。來印哈德只是默默地偷看她，看她愈翻愈遠的時候，她清白的臉上暈起

一陣紅潮來，漸漸地把全面都染紅了。他正想看她的眼睛，只是以麗沙白不肯抬頭，最後把那書默默地放向他的面前。

他道：「這樣還我，我不答應呢！」

她便從鑲鐵匣中取出一枝褐色的小枝來說道：「我把你心愛的花兒夾在裏面罷。」隨將那簿子納入他手中。——

假期終竟滿了，已是首途之晨。以麗沙白博得她母親許可要親自送他上車，車驛離他屋子有兩三條街子遠。她來到門首的時候，來印哈德讓她挽着；默默地傍着這纖細的姑娘走去。兩人走向目的地愈近他愈覺得心頭有一件重大事件，他將來一生底價值和歡樂都寄繫着的一樁大事件，要就在這番長久的離別以前，訴給她聽，只是不知道從何說起。這便苦了他；使他的足步，一步一步地愈見遲緩起來。

以麗沙白道：「你走得太慢，聖瑪利亞底鐘已敲十下了。」

但是他依然慢慢地移着。最後他纔吞吐地說道：「以麗沙白這——」

去，你要足足兩年，不能見我一面——我再回來的時候，你或許還是和現在一樣地愛我麼？」

她點頭，親熱熱地望着他面上。——過了一會說「我替你辯護過。」

「替我？對於誰你要替我辯護？」

「對於媽媽。昨天晚上，你去了，我們還講了你好一回。媽媽請你現在變了，不像從前一樣好。」

來印哈德沉默一下；但是隨即握過她的手來，誠懇地望着她一雙天真爛漫的眼睛，說道：「我還是和從前一樣的好人；你請牢牢地信我以麗沙白，你信我嗎？」

「信的。」她回了一聲。他將她的手放了，忽忽地帶着她趕過最後的一條街去。愈快要離別，他面上却愈見露出喜色來；他走得太快，使以麗沙白幾乎跟不上。

她便問道：「怎麼的了，來印哈德？」

他目灼灼地望着她，說道：『我心裏有一個祕密，一個美的祕密！待我兩年後回來了，你便可以知道呢。』

說着兩人已到車驛了；時間還有些餘裕。來印哈德再握住了她的手。他說道：『再會！以麗沙白！我的話別要忘記！』

她搖頭。她也說道一聲：『再會！』來印哈德上了車，馬兒便拖着走了。車子轉過街角時，他還望見她那娉婷的姿態，緩緩地步着歸路。

## 驚耗

將近兩年之後，來印哈德坐在燈前書卷紙帙中等待一個朋友，是和他共同研究的人。有人上樓梯聲。『進來罷！』——却是居停女主人。『維那先生！你有封信！』交了信便下去了。

來印哈德自從那番歸省以後，不曾寫一封信給以麗沙白，也不曾接得以麗沙白一封信。這封信也不是她寄來的；是他母親底筆跡。來印哈德開封讀道：

『我的愛兒！少年人一年有一年的新面目：是不會甘落人後的。我們此間也有變化了，假如我沒有誤會你，我想有些事情可以使你過意不去。昨天奕理虛終竟得了以麗沙白底許婚了，他在三閱月內曾經要求過她兩次許沒有成功。她始終不能決定；現在她可終竟允許了；她也還是太沒經驗了。婚禮聽說不日便要舉行，她母親也要過去同住。』

## 茵夢湖

在暮之間又過數年。——春和景明的午後，在一條僻靜的林蔭路上有個面貌軒昂色作赤褐的青年逍遙着。他嚴炯的目光緊緊覷着遠方，好像在望這單調的行路，早早生出一點變化來，可是變化終不容易生出。「呢呢！好朋友！」行人向近旁走着的農人呼喚，「這路是可望茵夢湖去的麼？」

那農夫把他的圓帽子動了一下，答道，「一直去便是。」

「還有多遠嗎？」

「先生！就在前面了。吸不上半管煙的光景，你就到了湖邊；主人底莊子是就在湖邊上的。」

農夫過去了；那行人在樹陰中急急地走着。可十五分鐘，左手樹陰忽然盡了；路逕轉上一個山坡，百年的古松樹杪都超不過這山坡了。望過樹梢便開展出一帶開曠清明的境地。深下處爲湖，凝靜，濃碧，



四圍幾乎全爲青翠而着日光的森林所環拱，只有一處開豁，可望出一帶曠渺的遠景，迢迢更爲一帶青山所障。橫視，在青翠的叢林中有物白如晴雪超出，乃是着花果樹，其中聳出莊子來，立在高岸上，墜白磚紅。一隻鶴鳥從煙囪飛起，徐徐在水面上畫圓。——那行人叫出道，「茵夢湖！」他彷彿已到了目的地，佇立不動，從他腳下的樹杪望到對岸，莊屋底影子微微地在水中蕩漾。他又突然向前行去。

路又陡轉下山，先前在足下的樹杪現在又成起蔭來，同時把那湖水底眺望也掩蔽了，湖影只時時從枝隙中間透出。不多一會又是平平的坡路，左右的樹木走盡了；沿着路旁倒蔓延着婆婆一片的葡萄嶺，左右立着開着花的果木，滿孕着嚶嚶嗡嗡的蜜蜂。一位穿棕色大衣的魁梧男子走向這行人來。當他纔看見他時，便搖着帽，朗朗地叫出：「歡迎呀，歡迎呀，來印哈德兄！請到茵夢湖莊去！」

那行人忙道：「久違了，奕理虛兄，多謝你的歡迎！」

兩人便走近來，互相握手。奕理虛細細將他舊同學嚴肅的面貌看着，說道：「你還是從前一個樣子嗎？」

「我是全然依舊，奕理虛，你也一點沒改；只覺得比從前更發揚了些。」

聽此話時快心一笑使奕理虛單調的容貌更加發揚。他從新又求來印哈德握手，說道：「來印哈德兄，不錯呢，我自別後，遇着了一股好運；你定然是知道的了。」又將雙手一擦，揚揚得意地道：「會是一個晴天霹靂！她所想不到，再也想不到的！」

來印哈德忙問道：「霹靂？對於誰？」

「對於以麗沙白。」

「以麗沙白！我這番來，你預先沒對她講過嗎？」

「一句也沒講過，來印哈德兄；她一點也沒想你，她母親也不想你呢。我祕密地約你來，想把快樂因此更增大些。你是曉得的，我從

來便愛弄詭計兒。」

來印哈德沈吟着了；他一步一步地走近湖莊，他的呼吸也一息一息地窒促起來。左手的葡萄園盡了，便讓位給連縣一片的菜園，幾乎一直達到湖濱，那隻鸛鳥時而飛下在菜園裏徘徊。奕理虛拍着手叫道：「埃及長脚奴（鸛鳥足長，自南來，故云）又來偷豆竿子了！」那鸛鳥徐徐飛上，飛到菜圃邊一排新屋子底頂上去了。那屋子外面圍着短牆，沿牆一帶桃杏蔭映。奕理虛說道：「這是造酒場，我在兩年前纔建的。那帶農場是先父所新置的；那座正房是從祖父手裏傳下來的。我們便是這樣地一點點兒地開發起去。」

兩人談話之間走到一所空地來，兩側爲農場，後方爲正屋所界，正屋兩翼接着一帶高的圍牆；牆後可看出一帶暢茂的水松樹列，紫丁香花盛開垂其花枝掩入前方庭院。面孔被太陽晒熱了又因做工做熱了的人們從這廣庭中通過向着兩人行禮，奕理虛便向着甲吩咐一聲，又向着乙

詢問幾句。——走到正屋子了。高爽的大門推開，抵壁左轉入一暗暗的迴廊。至此爽理虛開一側門，兩人走入一座寬廣的花廳，兩面的玻璃窗爲濃蔭所映，廳中滿合幽翠；窗間有兩道高廠的側門放入春陽底飽光可以望見廳外的花園，園中有花壇，有高峻的樹垣，界成筆直的一道廣徑，從此徑望去可以望湖，更可以望對岸的林子。兩人一入花廳，便有好風送入一陣香潮迎鼻而至。

園門草坪上坐着一位白衣少婦。她立起身來，從對面的側門走入；走到半路好像生了根的一樣站着不轉眼地望這新來的生客。他笑着伸手向她。她叫道：「來印哈德！」來印哈德！呵，你是來印哈德！我們好久沒見面了。」

「好久沒見了！」來印哈德說了一聲，以下便不能說出；因爲他聽了她的聲音，心中覺得有種隱微的肉體上的苦痛，他看她的時候，她立在他面前，依然還是幾年前在故鄉中訣別時那個婷婷綽綽的姿態。

奕理虛滿面春風地退站在門側。『哈，以麗沙白！』他說；『怎麼樣？你是沒有想到！你是永遠沒有！』

以麗沙白望着他目語了一回，說道：『你真好！奕理虛！』他隨手將她纖手親熱地握過來。說道：『我們得他來，我們要叫他長住。他在外鄉作客久了；我們要教他再享些家庭樂趣。你看他拘拘束束的簡直同個外人一樣！』

以麗沙白底羞澀的眼光抹着來印哈德底面容一下。來印哈德說道：『其實我們別了也沒多久。』

在那時母親肘上掛着一串鑰匙走進門來。她看見來印哈德，說道：『維那先生！哦，真個同稀客一樣啦！』——就此快快暢暢地彼此問答。母女兩人做起事來，來印哈德用着爲他準備下的茶點，奕理虛燃着海泡石的烟管坐在一旁談論。

次日奕理虛要帶來印哈德去看田畝，葡萄園，花園，造酒場去。

各處都十分整飭；在地上和鍋旁做事的人工都帶着健康滿足的樣子。

正午時分全家都聚會在花廳裏面，餘外聽主人底簡繁，一日的晨光大概是在一同消遣。只有晚飯前幾點鐘和午前早刻來印哈德坐在自家室裏用功。數年來收集了一些散在民間的歌謠，此刻又起手來整理這些珍什，能夠的時候，還想在近處增添些新的材料。——以麗沙白隨時都是溫存和靄的；奕理虛始終不變的關心，她表示一種婉妙的謝意去承受，來印哈德時時想到，從前那麼快活的女孩，不應得成就個這麼溫柔的妻室。

自到此地之第二日起，來印哈德每晚必在湖濱散步。路由園中通過。園子盡處有所臨湖的高地，其上幾株深深的赤楊，樹下放着一隻長橈，以麗沙白底母親名他叫着『夕陽橈』；每當夕陽西下時家人慣在此處坐賞。——一天傍晚，來印哈德散了步回來，突為驟雨所襲。他便在水邊的一株菩提樹下躲避，但是濃重的雨滴不一刻便打透了樹葉

灑將下來。他全身都溼透了，纔死了心徐徐地步着歸路。天色快要黑了；雨却愈下愈大。等他走近夕陽攆時，髣髴瞧見閃爍的赤楊樹間現出一個白衣女人底影子。那影子佇立不動，等他走近時望了他一下，好像在等人的一般。他想，那一定是麗沙白。但是到他連忙趕上幾步，想去和她同道回家時，那影子纔慢慢轉開，閃進一條幽暗的小路上去了。他莫名其妙；他幾乎惱恨着以麗沙白了，並且還疑惑究竟是不是她；但是他却老不着面皮去問；甚至，他於歸途中連花廳也不跨進去，只怕的是過一刻以麗沙白走進園門來時，也可以看見。

## 睡蓮

兩三日後，時方薄暮，一家人照常圍集在花廳上。側門都是開着在，夕陽已隱過對湖森林後去了。居鄉的朋友適給來印哈德寄了一些民謠來，衆人要叫他誦讀。他便回到自己房裏，立刻取了一卷紙來，是幾頁工整的鈔錄。

大家圍坐在棹邊，以麗沙白傍着來印哈德。來印哈德說道：「我們憑着運氣讀罷，我自己也還沒過目。」

以麗沙白忙將紙卷打開，說道：「這兒還有譜呢，來印哈德！要請你唱一下纔好。」

他最初便讀出一篇鐵牢兒地方底山歌，朗讀下去時時加上些低聲的腔調。一種普遍的快感支配着這小小的會集。以麗沙白問道：「這樣好的歌兒到底是誰編出的呢？」

奕理盧說道：「唉，這種歌是些下流人唱的，裁縫師，理髮師一類



的遊手好閒的人唱的。」

來印哈德說道：「這些歌決不是編出來的；她們是生出來的，她們從空中落下，如像晴靄一樣飛到地上，東一飛，西一飛，各地方的人同時都唱起來。我們自己的工作 and 苦惱都合在這些歌中；就好像我們都帶着他們做出來的一樣。」

他又翻出另外一篇來：「立在高山上……」

以麗沙白說道：「這個我曉得！你唱，來印哈德，我和上來。」兩人便唱了起來。那調子轉換入神，使人不信是出於凡人之手；以麗沙白唱着稍有含蓄的次高音和着來印哈德底次中音。她母親坐着熱心地縫衣；奕理虛乂着兩手諦聽。歌一唱完，來印哈德默默地將那一篇放開了。——在這黃昏靜寂之中，一段牧鈴聲從湖岸傳來；諸人不覺地都側耳而聽；聽得一種清朗的童子歌聲：

立在高山上

眼看深谷中……

來印哈德微微一笑：「聽見了沒有？傳誦得這般快。」

以麗沙白說：「這是這兒一帶常唱的。」

奕理虛道：「是了，這是牧童加司白；他放牛回來了。」

他們再聽了一回，直至那歌聲唱到農場背後消滅了。來印哈德開

口道：「這是天然底古調，眠在森林當中；是誰將他們發現出來的，這只有上帝纔知道。」

他又抽出一篇來。

天更黑下來了；一輪紅日祇髣髴如泡沫一般，浮在湖對岸森林上。

來印哈德攤開這一篇，以麗沙白將手按住一邊，一同看下去。來印哈

德朗誦道：

我的媽媽所主張，

要我另選別家郎：

從前所有心中事，  
要我定要把牠忘；  
我自暗心傷。

怨我媽媽誤了我，  
一着鑄成天大錯；  
從前本是清白身，  
如今已經成罪過。  
教我如何可！

縱有矜榮和歡快，  
徒教換得幽怨來。  
若無這段錯姻緣，

縱使乞食走荒隈，

我也心甘愛！

來印哈德一面讀着覺得紙張上有種幽微的顫動；待讀完了，以麗沙白輕輕地把椅子向後移，默默地走出園去。母親目送着她。奕理虛想跟着去；可是母親說：「以麗沙白往外邊去有事做。」也就中止了。

外面園子裏和湖上的暮色漸漸增加；夜來的蝴蝶栩栩地在園門口亂飛，一陣陣花香木香從園門送入漸漸濃厚；有蛙聲從水上來，窗下啼着一隻夜鳴鶯，又有一隻在花園深處；月兒從樹杪看出。以麗沙白底纖姿已向樹道中消去了，來印哈德還望了那兒一會。於是將那卷鈔錄捲了，向座上人告罪一聲，走出花廳，一直向湖濱去了。

森林默默地站着，把他的黑影遠遠地投在水面，湖心漾着一片昏黃的月色。森林中，斷斷續續地透出一種蕭瑟的聲音；並不是風，不過是夏夜底呼吸。來印哈德沿着湖濱走去。去岸一箭路遠處可看出一

朵白色的睡蓮。突然有種欲望生出，想近攏去看看那花；他便脫盡衣服，涉入水中。水極淺；尖銳的水草和石子刺他的脚，他總涉不到可以浮泳得的深處。驀地湖底直落，水在他的頭上打起旋渦，好一會他變得再浮上水面來。他纔輪起手足來畫圓，一直晃到他可以認得出目的點的所在。他又望着那睡蓮；她寂寞地浮在四圍大葉中。他緩緩游將去，手起時，水花飛濺在月光之中閃耀；但是他和花之間的距離好像永久莫變的一樣；回頭看後邊湖岸時，却漸漸地隱在朦朧煙霧中了。他還不肯中止，只是鼓着勇，向目的地一直游將去。又是好一回，他愈與花朵接近，居然在月光之下，可以明瞭地辨認出那銀白的花瓣了；在這一剎那間，覺得自己身子如像落在網中似的，滑溜溜的草根，從湖底伸出，纏縛了他濡濕了的四肢。深淺不測的湖水在他身圍黑沉沉地圍着，他後面聽見撲通的一聲魚躍；在這水中使他頓覺不安，忙用力掙脫了水草網，一氣不吸地，急急游回岸來。等他從岸上回望湖水時，

那睡蓮依然遠遠地孤標在沉黑的深淵上。——他穿上衣服，徐徐地走回家來。等他出花園要進花廳時，看見奕理虛和母親正在檢點行裝，原來明天有點小事，要出一天門去。

母親向他問道：『你夜深深在那兒耍得這麼遲的纔回來？』

他答道：『我嗎？我想去探那睡蓮；誰知失敗了。』

奕理虛道：『真是莫明其妙！你究竟想把那睡蓮怎麼樣呢？』

來印哈德說：『我從前見過她一次，只是隔了許久了。』

## 以麗沙白

翌日午後，來印哈德和以麗沙白兩人時而在湖對岸森林中徘徊，時而又登臨湖畔高地。這是奕理虛臨去時囑咐她的，俟他和母親出了門，好將那沿湖一帶的勝景介紹與來印哈德賞玩。兩人徘徊了好半日，以麗沙白走乏了，便在一處樹蔭之下坐歇，來印哈德倚在一株樹幹上；正對着她。在樹林深處傳來了幾聲杜鵑。他心頭怦怦一動，不禁想起當年的情景。來印哈德稀罕地微微一笑，看着她問道：「我們找莓子去罷？」

她答道：「還沒到莓子時節呢。」

「這時節不久便要到了。」

以麗沙白不作聲，搖搖頭兒；隨又站起身來，兩人再去探勝；她傍着他走，來印哈德頻頻回眼光去看她；因為她走得真是娉婷，好像是衣裳在運着她的一樣。他每每不知不覺地落後幾步，去窺她那全部的身

材。兩人走到一塊開曠的草地上來了，此處可以望得一片遠景。來印哈德彎下腰去，摘起一株草花來。待他仰頭看時，面上現出無限的苦痛。他問道：『這朵花你認得麼？』

以麗沙白疑疑惑惑地望着他說，『可不就是歐麗嘉花(Eulias)，我在林子裏常常摘的。』

他說：『我家裏有一冊舊書，先前是專抄些詩歌的；如今已好久沒作了。在那篇頁裏面也有一朵歐麗嘉花；只不過是朵枯了的。你記得嗎，那是誰給我的？』

以麗沙白默默地點頭；只低垂她的眼光看着來印哈德手中的草上。她立了許久。等她抬起頭來看他的時候，他看見她那兩隻眼睛飽含着眼淚。

『以麗沙白，』他說，『我們的青年時代在青山那邊。如今到甚麼地方去了呢？』



兩人再不說話；只默默地互相倚傍步下湖去。天氣蒸悶，西方升起黑色的雲彩。『要下雨呢。』以麗沙白說了，忽忽走動起來；來印哈德默默地點一點頭，兩人便沿着湖邊走去，直到得一隻小小的船上。渡湖時以麗沙白把她的手搭在船緣。來印哈德搖着船望着她，她却橫過來印哈德看到遠處。他的眼光俯視着她的手；她蒼白的手表示出她口裏所不會說出的話。夜裏美人顰心的時候纖纖素手每每放在胸前，心中的幽恨便支配着這兩手，她在她的手上正看出她心中所含蓄着的歷歷的愁痕。等以麗沙白覺得他的兩眼在她的手上時，她就徐徐地把手滑過船邊放入水中去了。

到了中庭，正房前歇着一架磨刀匠底車子；一位男子，披着蓬蓬的黑髮，熱心地搖着車，口中唱着西哥奈歌調，旁邊臥着一隻狗，氣喘吁吁地，身上裝着羈轡。門廡上一個襖襠的姑娘龐兒到還整齊，只是瘦削得很。向着以麗沙白伸出手來討錢。來印哈德正向袋中摸錢，以麗

沙白已經趕先把她錢包中所有的全部一概傾給女乞兒了。以麗沙白即忙轉身，來印哈德聽着她嗚咽着步上階去。

他想去勸止她，只是一轉想，又立住在階上了。那女乞兒還立在門口，一動也不動，手裏捧着所受的施舍。來印哈德問道：「你還想甚麼？」

那姑娘吃了一驚。口裏應着：「不想甚麼了。」兩隻眼還怪望了他幾眼，轉身來，緩緩地走去了。來印哈德叫了一聲人名，但是她已經沒聽見了；低着頭，把兩手又在胸前走過中庭去：

死時候，啊，死時候

我只合獨葬荒丘！

這一首古歌在他耳裏響着，他呼吸都停了；好一會纔回過身子，上他自己房裏來。

他坐下，原想做些東西，只是沒有思想。他枉費了一點鐘久的努力，又走下那間家族們常常聚會的屋子裏來。誰知連人影也沒見，只是一屋子的冷綠昏黃；以麗沙白底縫衣臺上放着一條先前佩在項上的紅色絲帶。他把來拈在手裏，但是使他心痛，他又放下了。他坐立不安，他走下湖去，把小船解了纜；搖過湖去，把先前和以麗沙白兩人所同走過的路徑一一地又去走了一遍。待他迤邐歸來，天色已暗；馬夫在庭前遇着他，正要牽馬去餵草；行人正正還家來了。進了大門，便聽見奕理虛在花廳上踱來踱去的足步聲。他也不進廳去；屏着聲站了一回，悄悄地跨上樓梯，一逕兒回到自己的房裏。他在窗邊一張安樂椅上躺下；側着耳想傾聽一回下面水松上啼着的夜鳴鶯；但可是只聽得他自己的心兒跳躍。樓下都悄靜無聲，夜已深了，他却不會覺得。就此足足躺了好幾個時辰。最後站起身來，便靠在那開着的窗櫺上。夜露珠兒在樹葉間浙瀝作聲，鶯聲已停止了。夜空底深碧漸漸被東方

一角上一帶淡黃的顏色所襲；清風徐來，抹過來印哈德底灼額；第一隻雲雀兒歡呼着飛上空際。——來印哈德忽然轉過身來，趕近棹邊：伸手去探鉛筆，探得了，便在桌邊坐下，在一張白紙上草了幾行。寫好後隨即取了帽子和手杖，留下那張紙攤在桌上，輕輕地推開了門，走出外邊來。朝昧還在四處瀰漫着；那隻大的家貓還在蓆上打盹，來印哈德無意之間將牠身上摸了一下，牠便向着來印哈德聳起背來。外面花園中一羣瓦雀已在樹枝上說法，都在說道：黑夜已經過了。他聽得樓上有房門響聲；有人下樓聲，等他抬頭時，以麗沙白立在他的面前。她把手挽着他，嘴唇在動，只是聽不出話來。過一回，只聽她說道：『你再也不會來了，我曉得的，別謊我，你再也不會來了。』

他應道：『再也不來了。』她放了手，便不作聲。他通過門廡，走近大門；還把身子扭轉過來。她還在原處一動不動地站着，一雙眼睛死釘着他。他進前一步，把兩臂向她伸出。隨即轉過身子，走出

門來。外面的世界在新鮮的朝輝中，蜘蛛網上掛着的露珠在旭日光中閃爍。他不回顧；他忙忙向前走；他身後靜悄悄的湖莊漸漸隱去，他眼前浩蕩蕩的世界漸漸展開了。

## 老人

月光不照進窗來了；房中漆黑了；那老人依舊拱着手，躺在安樂椅上，一雙眼睛在空洞的房屋中只是望着前方。周圍的黑暗在眼前漸漸變成了一個幽暗無邊的大湖；黑水連綿，愈深愈遠，遠到那老人底眼光所幾乎不能達到的最後的地方，一朵白睡蓮在大葉子中間孤寂地浮着。

房門開開，一道燈光射進屋來，老人說道，『來得正好，白列幾特<sup>三</sup>奶媽，燈放在桌上罷！』

他便將椅子移近棹旁，取了一冊攤着的書，委身於少年時分所從事過的研究去了。

▲創造社叢書

女神

▲郭沫若著 實價五角五分

哲學

▲朱謙之著 實價四角

沉淪

▲郁達夫著 實價四角

沖積期的化石

▲張資平著 實價四角五分

無元哲學

▲朱謙之著 實價三角

星空

▲郭沫若著 實價四角

中華民國十年七月一日初版

十二年十月重排六版

茵夢湖※實價一角五分

原著者 德國 Storm

譯述者 郭沫若 錢君胥

發行者 趙南公

印刷者 泰東圖書局

總發行所 泰東圖書局  
上海四馬路

▲此書有版權翻印必究▼

7.87

0.82180

47